

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

契
诃
夫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讽刺小说



夏仲翼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契诃夫

讽刺小说

世
界
文
学
大
师
小
说
名
作
典
藏
本

夏仲翼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封面设计：袁银昌

插图：邱建军

契诃夫 讽刺小说

夏仲翼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4 字数 111,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800 册

ISBN7-5321-1380-9/I·1085 定价：9.60 元

出版说明

一、本丛书为我社已出“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之姐妹篇，目的是为了给广大读者了解和欣赏世界文学名著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二、本丛书所选均为世界经典作家，入选作品突出他的某一方面的艺术特色；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适当也选收一点中篇小说。

三、本丛书分别约请国内知名的外国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编选，并撰写选本序；另请著名前辈作家施蛰存先生撰写总序，置于每本书的书前。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年12月

总 序

施蛰存

近代型的短篇小说(包括中篇小说),在欧洲,兴起于十九世纪中叶。英语称短篇小说为 short story,其字义为“短的故事”。中篇小说,英语为 novelette,其字义为“小型的小说”。而小说(novel)这个字的意义是“新奇事”。可知欧洲人的传统观念,以为“小说”都是以长篇巨制来叙述的新奇故事。

自从商业和工业相继勃兴,社会结构随之而大为改组。人民的生活节奏,也由中世纪的闲遐懒散,一变而为紧张忙碌。旧社会的那些在灯下炉边阅读几百页长的小说的绅士淑女,逐渐消失了。代之而兴的小说的读者,大多是职业知识分子,或赋闲的人。他们阅读小说是为了暂时填充生活的

空虚。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于是短篇小说应运而兴。

短篇小说并不是具体而微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可以容纳很复杂的情节，可以叙述延续几个月乃至几十年的故事始末。这些功能，短篇小说都无法具有。因此，短篇小说的题材内容、创作方法，逐渐地远离了长篇小说，自成一种文学类型。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欧洲出现了许多短篇小说作家，他们的作品的题材内容都是人生或社会现实的片段。通过这一段世态人情的突出描写，反映了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形象。

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家给“短篇小说”下的定义常常举出一个短篇小说必须具有的条件是：通过少许人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中的行为，表现了世态人情的某一方面的典型。因此，人物性格与故事结构，成为短篇小说作家最重视的创作方法。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作品，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短篇小说的典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文学出现了新的动向。在新成立的苏联，作家强调写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在西欧，由于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影响，作家们注意到：一切世态人情，都有表象和内蕴两种状态。人的一切思想、观念、语言、行为，都不是单纯的思维成果，它们是各种矛盾的、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于是，有不少作家，不再以外在

的人情世态为作品的题材，而以揭示人物内心的思维活动情况为题材，于是出现了心理分析小说，使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开发了新的题材领域，短篇小说也随之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方法。这些作品，我们称之为现代型的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经过精心筹备，拟推出一套《世界文学大师小说名作典藏本》，责任编辑徐如麒同志，来要我写一个总序。我看了全书目录，觉得这十种作品大致已可以概括欧洲短篇小说的发展过程。

伏尔泰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他的著名小说《查第格》是为讽刺莱布尼茨哲学思想而作。从创作方法及故事结构两方面来看，它还不是近代型的小说。梅里美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他的《嘉尔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杰作。从其结构及题材的处理方法来看，还是一部压缩了的长篇小说。屠格涅夫的两个中篇小说，也有同样情况。莫泊桑和契诃夫，各自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他们分别奠定了俄、法两国的近代型短篇小说的基石。马克·吐温是这一系列中唯一的非欧洲作家。他的小说以讽刺见长，可以说是伏尔泰的继承者。康拉德和吉卜林，专写他们个人独有的生活经验，在小说的题材方面，可谓独专一家。詹姆斯和卡夫卡的作品，已抛弃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旧风格，而创造了现代型的小说。

这样看来，这一系列中短篇小说，除了各篇小说本身所给予读者的精神感应之外，还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文学史知识：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

我希望读者看了全书以后,还愿意什袭典藏。

1994.9.8.

选 本 序

夏仲翼

契诃夫并非只是一个讽刺小说家，或者说，主要不是讽刺作家。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比“讽刺作家”这个概念大得多。他是一个世界规模的小说作家，也是十九世纪末期的大戏剧家。讽刺小说只是他创作初期的试笔，后来虽然在他的作品里始终保留着一种契诃夫式的讽刺格调，但他最成熟的作品却并不能仅仅归结于讽刺。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许多前辈如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是并不一样的。

契诃夫还在大学的年代就醉心于写作，那时他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一名学生。当时正值俄罗斯最黑暗的时期，社会思想斗争复杂，书报检查制度肆虐。也是一种“曲折生长”的形态吧，出版界出现了许多所谓“幽默”性的刊物。早

年的契诃夫在这些刊物上试笔，写了不少讽刺的短篇，其中不乏急就章，但也确实留下了不少光彩夺目的佳作。而在他后来的创作里，这种契诃夫式的幽默和讽刺笔调，始终作为一种风格保留了下来。在创作的初期，他曾用过许多笔名，但最最常用的一个笔名是“契洪捷”。所以有的研究家称他创作的这一段时期为“契洪捷”时期。这是铸炼技巧、积累经验的时期，作品也是玉石间陈、瑕瑜互见。它对于作家后来的创作风格无疑是有影响的。尽管契诃夫自己在晚年时说过：“当年契洪捷能够写出许多东西，而这些东西是后来契诃夫怎么也不会写的。”他甚至承认在这些作品里“犯过一大堆错误”。但是在一大堆的错误上也使他积累了难以估量的经验。一个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崇高地位的契诃夫，正是从早年的契洪捷里蜕变出来的。

不管是契诃夫的小说，还是戏剧，它们在文学史上都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现实主义的批评把他归为俄国现实主义小说与戏剧的重要代表，现代二十世纪批评却在他的创作里，尤其是在戏剧里看出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子，甚至用现代主义的戏剧观念来解释他的作品。这当然和契诃夫所处的世纪末交替时代和他创作中传统艺术和现代观念相混合的特点有关。但不管怎样，契诃夫式的讽刺艺术却一直是他创作中的一大特色。

讽刺是一种很古老的艺术技法。在中国，“风、雅、颂”的区分，是把“风”放在第一位的。在“风”的概念里也包括了

“讽刺”这一范畴。这当然是因为中国古代诗论的重功利、讲效果。在这一点上，讽刺文体是最有积极意义的。在古代欧洲，它是出现在与悲剧相对的喜剧作品中，后来在诗歌中也出现了讽刺诗作。寓言更是讽刺艺术集中的表现。中世纪的市民故事和稍后的流浪汉体也使这种艺术手段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然而，它始终不属于某种特定的文学体裁和样式，却作为一种手段和技法，广泛地渗入在各类文学体裁中。讽刺艺术还因它表现程度的强弱和品格的不同，转而为幽默式嘲弄或辛辣的批判，后来更有了深藏不露的反讽艺术。同是讽刺，幽默的、嘲弄的、暴露的、控诉的、愤怒的、佯狂的、含泪的……因着各个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和风格显示出不同的倾向。从古代希腊的讽刺诗、喜剧、寓言、罗马的梅尼普讽刺起，经过尔后近两千年文学的发展，几乎没有一个大家不使用这种文体，于是也就有了各不相同的讽刺艺术风格。契诃夫逝世在1904年，几乎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欧洲写实风格的最后一位大家，他的讽刺艺术当然也就有它独特的个性了。

契诃夫讽刺艺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首先是他那种白描式写实的手法。讽刺自古以来总是和夸张或变形结合在一起的，唐·吉珂德里主人公那种夕阳、西风、瘦马的形象，和那一系列丧失理智的行侠仗义的怪诞行为，虽然有着强烈的讽刺效果和容量颇大的象外之意，但这是作者把

人物的行为无限放大后得到的效果。所以唐·吉珂德这个悲剧性人物，常常被看作为可笑的荒诞。卡夫卡《变形记》里的大甲虫，是人性的扭曲，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的象征，要理解这样的现代主义的人物，要求读者心里有着太多的辛酸和苦楚，否则就极难产生共鸣，契诃夫的人物却是每个读者在自己身边经常能看得到的人物，只是我们平时也许因为司空见惯，反而不觉其中的荒诞。作者用了白描写实的方法，反而把一种普遍的品格凸现于读者的面前，让读者信服，对这样的形象产生认同感：原来如此丑陋的人性，每天都围在我们的身边！短篇《胖子与瘦子》、《变色龙》可以说是写尽了世态炎凉、势利小人的嘴脸。作者在这里让人物自己作了淋漓尽至的表演，并没有多少夸张的手段，像奥楚蔑洛夫这样的警官，好像在生活里是绝无仅有，细想起来，却又是一种比比皆是的共性，这种人物可以放大、缩小，可以由近及远、推而广之的。作者是在教你看待和发现生活里这一类型的人，这不是那种着重在变形的讽刺，只是在真实范围内的夸张，这种夸张是和典型化融成一体的。

令人不寒而栗的笑，这是契诃夫讽刺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喜剧性可以是欢乐洒脱的放怀，也可以是冷嘲热讽的挖苦，有时会显出作者带着满眶热泪，有时也能见出作者满腔怒火，更有那狡黠的窃笑，幽默的会心……形成种种不同的讽刺风格。但契诃夫讽刺完全是另一类的，确切些说，契诃夫创造的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笑”。“笑”在契诃夫的作品

品里从来没有成为目的，它只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手段。随着作家艺术创作的精进，一方面他是越来越少写纯粹讽刺性的作品，但讽刺手段的运用却使他写的人物和作品产生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效果！一个小官吏只是为了一个漫不经心的喷嚏，弄得惊恐万状，惟恐触犯一位虽然并无直接隶属关系，但官位比他要高的上级，由此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以至惊吓而死。这是什么样的人性处境？然而在那个没有平等和正义的社会里，有多少人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这样一种处境里战战兢兢地过日子。《醋栗》里的主人翁伊凡·内奇一生的大志和理想就是想有一所庄园，这个庄园里要有：主人的正房、仆人的下房、一个菜园子、一畦好醋栗。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娶了一个难看的寡妇，过着庸人的生活。终于在他还没有年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皮肉松弛……脸颊、鼻子和嘴唇往前突出”的怪物，他“膝部盖着被子，坐在床上”，“眼看就要像一头猪那样呼噜呼噜地叫着，钻进被窝里去了”……一个有钱的庸人、小市民行尸走肉般的可怕景象，真叫每个稍稍能深思的人不寒而栗！作者在小说里写道：“金钱好比白酒，能把人变成怪物。”另一篇小说《姚内奇》写了主人公姚内奇·斯塔尔采夫医生三次在图尔金一家环境里的心态变化，从一个有热情和向往的青年，在周围环境庸俗猥琐的气氛的熏染下不知不觉化为志得意满的庸人的故事。其实，作者在作品里讽刺的不只是姚内奇医生这一个人物，即使是图尔金那一家人，从薇拉·尤西沃夫

娜的朗诵、女儿科奇克的钢琴演奏、主人图尔金那些自命风趣的乏味话，直到小厮帕瓦在客人离去时候用悲惨的手势和声调表演的那一句“去死吧，你这不幸的女人！”也都是这个庸人环境的一部分。正是这个环境，几乎使每一如姚内奇这样的人都变得羸弱蜕化，形同废物！这是让人看了会不寒而栗、感到恐怖的画面，这已经大大超出了以往讽刺所达到的境地。这种冷峻观察里的讽刺，是警世的，能让会心的读者感到恐怖！这种风格，只能是属于契诃夫的。所以鲁迅说过：“安德列耶夫竭力要我们恐怖，我们却不怕，契诃夫不这样，我们倒恐怖了！”契诃夫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出现之前，已经涉及了人类生存状态的主题，但是他用的却是最最地道的冷观的写实主义方法！

契诃夫也讽刺那些本性纯洁、但为环境所迫不得不接受命运摆布的人物。这也许就是有的评论家所说的“含着眼泪的笑”吧！这是他的讽刺艺术的另一特点，也可以说是从讽刺到写实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像在《跳来跳去的女人》和《脖子上的安娜》这样的作品里，你看不见在其他作品里出现过的愤慨和痛心，作者只用极其冷静的笔调，对那种人性的冷漠和生活的无可救药作了惊人的描绘。在《脖子上的安娜》里，契诃夫对男主角的嘲笑和揭露不留一点余地，而与此相映衬的是对女主人公深深的同情。讽刺艺术在这里是用来对照安娜苦难的命运的。在剧院里，莫杰斯特·阿

列克谢伊奇挽着安娜在休息大厅里走来走去，炫耀他便宜得来的年轻的妻子，当时安娜非常想吃一点甜食，于是：

……他拿起一个梨，用指头摩挲一阵，迟疑不决地问道：

“多少钱？”

“二十五戈比。”

“真是的！”说着他把梨放回原处，但什么也不买就走开又觉得不大好，于是买了一瓶碳酸矿泉水，一个人全喝光了，喝得都冒出了眼泪……

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一种再也冷静不过的观察，是再也深刻不过的讽刺。但是与其说是为了批判莫杰斯特，还不如说是更清晰地凸现出女主人公的命运！这是小市民庸俗环境对人的良知的荫蔽，生活里种种死水般的停滞让人的生活变得那么缺乏人性。安娜，这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终于嫁了一个“阔人”，却比她待字闺中时候还要穷困，因为那时候至少还有她的父亲偶尔会给她二十个戈比，而现在却真是不名一文。莫杰斯特也给她几件手饰之类的东西，说是可以备急，事实上却时不时要打开小柜子查看这些东西的下落，而她的父亲和弟弟更是依然不得温饱。这个年轻女人和她丈夫阿列克谢伊奇脖子上挂着的那一个二级安娜勋章一样，只不过是装饰品而已。

《跳来跳去的女人》甚至不像用讽刺的笔法在写，但对于围在奥尔迦身边的一大群貌似文雅的来客们，包括那个其实并没有什么才气的画家略鲍夫斯基在内，作家起初只是用稍带幽默的笔法勾画着，渐渐地戴莫夫医生切实的生活态度和这些人的空虚和无聊就出现了鲜明的对比。女主人公这种蜻蜓姑娘式的附庸风雅和心造的幻象在作家的笔下自始至终渗透着契诃夫冷观式的嘲讽。这种讽刺达到了如此高的境地，读者甚至不太能从这样的画面里看出作者那种“带着眼泪的”苦笑。这是契诃夫最精湛的艺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作家里，契诃夫是独一无二的。作品中男主人公戴莫夫的一生显得越是平庸，他的死亡越是偶然，另一帮人的表面丰富多采的生活就更显出虚伪和空洞！我们通常说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但契诃夫却用讽刺同时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显示给人看，作家对小说里所有心灵空虚的人物的讽刺和鞭挞在故事的最后达到了高潮：戴莫夫因为抢救一个孩子的病，对嘴吸出粘液，因而染上了白喉的病毒，终于死亡。直到这时，女主人公奥尔迦才懂得了自己丈夫的价值，才知道自己过去向往的一切是多么地虚妄！戴莫夫的死，像一首曲子最后强烈的和弦，使前面写到过的一切虚假都显出了本相！

讽刺艺术到了二十世纪，已经出现了荒诞和反讽为主的黑色幽默。这是以“变形”、“抽象”为主要特点的艺术方

法，而契诃夫则是具象讽刺艺术极其成熟的表现。现实主义艺术当时已经走向最最冷静的一路，如福楼拜的冷静解剖风格，作家的主观在作品里越来越少显露，越来越隐蔽。这种趋向并非作家缺乏激情，相反却是一种表面冷静底下的强烈倾向性。讽刺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价值评价，表明着作者鲜明的爱憎，在艺术手法上，讽刺都选取一定的思想切入点，透露着独特的个性视角。契诃夫的作品越到后期，就越显出这种时代的特点。这大概也可以算是契诃夫讽刺的艺术个性吧！

在这个选本里，我们共选了十一篇作品，它们大致体现了契诃夫讽刺艺术在不同创作时期的几个方面。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一个大家，讽刺并不能囊括他全部艺术特色。在他著名的作品里就包含了相当一部分冷观式的现实主义作品，或者富于象征性和现代性的小说，诸如《带阁楼的房子》、《一个带狗的女人》、《第六病室》、《想睡》等等。而且在一部分批评家的眼里，“小说家”契诃夫，也许还不如“剧作家”契诃夫更富有现代精神。但就“讽刺”这一点来说，我们希望这个选本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的创作个性。至于是否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全在读者评判，不容编者置喙了。